



## 爱的瞬间

◎艾青春

爱，是最温暖、最具有深沉感情的词语。人间有爱，才让人觉得生命有意义。

周一早上六点半，我出门去上班，时至大雪节气刚过，寒风凛冽，呵气成霜，人们都穿起了厚重棉衣。我从人行天桥下来，天桥下是一处公交站台，一位中年女清洁工坐在候车的凳子上喝着热水，距她一米处，一位中年男人正挥舞着扫把，快速地扫着路上的落叶。女人对男人说：“你不扫了，我来扫，你去上班吧。”男人却说：“我再扫十分钟，你就可以少扫一段。你喝点水，把药吃了，就不咳嗽了。”男人额头上冒着汗珠，上半身好像氤氲

在一团热气中，他并没停下手中的动作，仍然在不断地清扫着马路。女人欣慰地笑着，喝着水。这一幕，让我感慨万千，爱在他们的对话里，爱在他们的行动里，爱在他们的关心体贴里。

这又让我回忆起了夏天遇到的一件事。

七月的一个周末，我送孩子去补课，在等待的时间里，信步来到公园散步。我前面一对七十多岁的老年夫妇，也互相搀扶着散步。路过一个卖糖人的小摊，老先生买了一个糖人，递给老太太，老太太却让老先生先吃，老先生又让老太太先吃，两人互相推让了半天。最终，

老先生先吃了一口高兴地笑了，笑得可开心了，爱意瞬间开花了。爱在搀扶之间，爱在关心之间，爱在你推我让的行动里。

一幅幅爱的画面，让我心生温暖。爱在平凡的举动中，爱在你我的身边，爱在互相体贴的善意里。人间不缺真爱，真爱在人间。其实，爱，就在平凡人的平凡行动里；爱，在善于发现美好的眼睛里。



## 外婆家的核桃树

◎袁炳权

每年八九月新核桃上市的时候，大家都会买新鲜核桃吃，我家也不例外。油香油香的新鲜核桃，剥掉外边浅黄色的皮，里边就露出了白白嫩嫩的核桃仁来。每当坐在沙发上，吃着满嘴留香的核桃，我就会想起外婆，想起外婆家那棵高大的核桃树，思绪一下子就飞回到了四十多年前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母亲是个十分孝顺的人，经常回娘家看望外公外婆。而我是兄弟姊妹中年龄最小的一个，母亲去外婆家走亲戚，常常会带着我。每次母亲说要去外婆家，我就会很兴奋。外婆家与我们家相距有十几公里，那个时候也没有通村班车，路都是砂石土路，母亲带着七八岁的我，只能走着去走着回。有时雨过天晴，路面就泥泞不堪，得拣干些的地方走，甚至要不跳过来跳过去，才能避免弄脏鞋子。也难怪母亲家的亲戚会夸我，现在想起来，我都佩服自己，那么小，单程就要走几个小时，是怎么坚持下来的。也许是年纪小离不开娘，也许是活泼好动爱到处跑，也许更重要的是外婆家有吸引我的东西吧！

走的次数多了，那条路也都熟记于心。路边那条引水渠又深又宽，渠中的水碧绿、幽深、湍急。尤其是渠最东头隐入地下，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。

外公言语不多，外婆整天忙个不停，但都很慈祥，也很疼爱我，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都会留给我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物资极其匮乏，人们普遍都比较贫穷，但正因为这样，在外婆家，一小袋水果糖，一把手工雕刻的木头手枪，一串火红的柿子，都能让我手舞足蹈，欣喜好长一段时间。

外婆家对我最具吸引力的，当数那棵核桃树，因为它，我每年都能吃到香醇的新鲜核桃。试想一下，以当时的条件，谁家会舍得年年花钱买核桃吃啊，即使想买也不一定有卖的呀！

记忆中，外婆家那棵核桃树特别粗壮高大，比平日里见到的树都要高大得多。每到夏季，枝繁叶茂，鸡蛋大小的核桃缀满枝头，引得人馋涎欲滴。打核桃不仅需要高高的梯子，还要有长长的竹竿。表哥们搭梯子上到树上用竹竿敲打，我兴高采烈地在树下跑来跑去，把掉落在地上的核桃一个个拾到褡裢里，不大一会儿，褡裢就装满了。

核桃好吃皮难剥。剥完核桃，手指头就会染得黑黑的。可是，小时候在外婆家常常吃核桃，我的手却从来没被染黑过，那是因为我吃的都是外婆剥过皮的嫩白的核桃仁。外婆总是会剥一堆核桃仁放在碗里给我吃，就连母亲都有些嫉妒，看着外婆乌黑的手指头说你惯他吧。

这样无忧无虑的时光转瞬即逝。人们说童年色彩斑斓的画册里，总会装满美好的回忆。我的童年时代虽没有什么刻骨铭心的经历，但母亲带我去外婆家的快乐往事至今想起仍历历在目。

时光荏苒，日月如梭，外公外婆先后离我们而去，一转眼已经有数十年了。每年核桃成熟的时节，我就会想起外婆家的核桃树，也会想念疼我爱我的外公外婆。

## 父亲的眼泪

◎星海

父亲病了，病得那么突然。

那是一个星期天的早晨，我刚吃过早饭，大哥打来电话急切地说，父亲突然昏倒了。我一听，火急火燎地叫上妻子开车往家赶。

一路上，我猜测着父亲的病情，大概率是脑中风。爷爷、大姑、二叔都得的是这病，倘若如此，父亲可要受罪了。想到这里，我悲从心来，不由得落下泪来。

刚拐进巷口，就见一大帮人围在家门口，我连忙挤进去，看到父亲脸色苍白，人事不省，已被医生、护士抬上了担架，母亲一边抹泪，一边给掖衣服。邻居们帮着把父亲抬上救护车，我们兄妹仨挤上车奔向医院。检查结果显示，父亲患的是脑梗死。所幸送医及时，没有生命危险。

躺在病房外的连椅上，我一点睡意都没有，父亲的点点滴滴，涌上心头。

父亲自幼家贫，没念过几天书，年少时跟着爷爷种庄稼，进山担柴火。那时他身体瘦弱，肩膀不知磨破过多少回。后来与母亲成婚，陆续生下我们兄妹仨。记得我上初中的一个寒假，忽然觉得头痛，父母焦急地带我四处求医，中药西药吃了一大堆，但效果并不显著。有一天晚上我又痛醒，父亲情急之下，用红布条扎紧我的额头，

用力摁住我的太阳穴，依然不起作用，我痛得连哭带叫。忽然，我感到一滴泪水落到我的脸上，那是父亲的眼泪，一个从不叫苦叫累的山一般汉子的眼泪。我一下子沉静下来，那是多么心痛、焦急、无助的泪水呀。

这么多年，我一直都无法忘记，父亲那滴金子般沉重的泪水，一直滴到我的心底。到现在，我还时不时摸摸脸颊，回味着那滴泪水打在脸上的苦涩滋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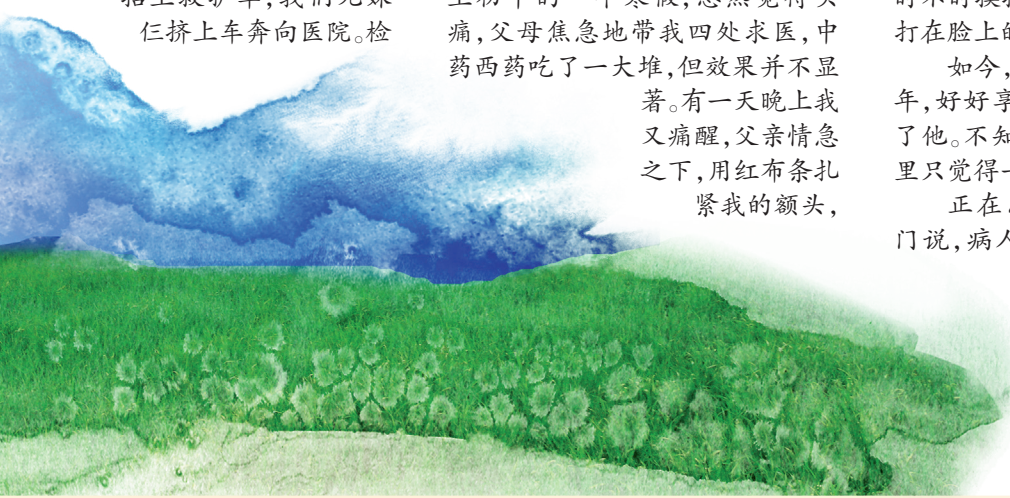
如今，我只想让我父亲再多活几年，好好享享福。谁料病魔又击倒了他。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，我心里只觉得一阵一阵揪痛。

正在思绪纷乱之际，护士开门说，病人醒了，烦躁得很，把身上的管子都拔掉了，需要家属进去帮忙。我连忙穿上防护服，快步走到父亲的床前。一看到我，父亲眼里有了光，当时就安静

了下来。护士问我我是谁，他竟然笑了，用含混的语气说，这是我儿么。听到这句话，我的泪水一下子决了堤。什么是父子情深，就是他在病中，你依然是他的牵挂，即使他意识不大清醒，却仍然能一眼认出自己的儿子。父亲，就是那个只要你一生平安，甘愿把苦难尝遍的人。

我帮着父亲咳嗽，扶着他翻身，替他按摩全身，和他聊着爷爷奶奶、孙子重孙和过去的光景。渐渐地，他安稳地睡着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每晚跟他扯东拉西，谈天说地。他一天天地好了起来，一周之后，就能拄着拐杖下地行走了。半个月后出院回家休养，天气暖和的时候，还能到邻居家串门了。

父亲在病房的时候，我跟他说了许多话，唯独没有跟他说起他为我流的那滴眼泪。或许他自己都忘了，又或许他没忘，只不过不愿提及。就让那滴泪，作为我和他之间的秘密，永久地沉在心底吧。



本版投稿邮箱：bjrbwxzks@163.com

文明健康 绿色环保

让四处蔓延的垃圾  
回归万物应有的循环  
污水不再横流  
田野明净如初

推行垃圾分类 绿色低碳出行

中央文明办 宣



漫画作者：林帝浣